

【世相】

谁还记得你的生日

□李晓

前不久的一天夜里，老熊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，从他旁边驶过一辆车，车灯的光打在他身上，让体态清瘦颀长的老熊看上去如飘在马路上的

一片树叶。

这天晚上，老熊一个人到街上一家老馆子里喝酒，竟把自己喝高了。他回到家，刚到门前，门就打开了，开门的人是他的妻子。老熊的脚步声，妻子太熟悉了。妻子还没睡，一直在等他回家。妻子揭开锅，里面是热腾腾的清炖鸽子汤，桌上还有几个家常菜。她对老熊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回家。”然后她打开一瓶红酒，说：“我再陪你喝一杯。”干了一杯红酒，老熊微微有些头晕了。妻子望着他，问：“还喝吗？”心里寂寞的老熊一把搂过妻子，眼泪浮上来了。

那天是老熊60岁生日，这段时间他刚从单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老熊一辈子就守着一个单位，当过几年科长。退休前夕，几个同事私下请老熊吃了一顿饭，轮流给他敬酒，老熊一次次起身，表达对单位惜别的感情。单位好比一棵树，在老熊身体里长满了根须。

这些年来，每年过生日，老熊都要请上几个好友在外面吃一顿饭。老熊感到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能在一起好好吃一顿饭的人，已经不多。手机通讯录里有好几百人，但大多极少联系，包括几个发小。有时冲动之下也想给某个许久未联系的老朋友打个电话，但刚拿起又放下了，还能说点什么呢？连打个电话的勇气也失去了。但老熊还一直在微信朋友圈里给老朋友们点着赞，从朋友圈里窥探他们生活的蛛丝马迹。这样若有若无的联系，让老熊感到心里空落落的。

老熊是一个慷慨的人，喜欢请人吃饭，是城里朋友间饭局的热心发起者。他还有一个习惯，一旦喝高了，就喜欢给几个友人打电话，有时是倾诉衷肠，有时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。还好，老朋友大多都保持耐心听老熊酒后的喋喋不休。

我想起有一天晚上，夜雾凝重，窗外起风，突然接到老熊的电话，从他结结巴巴的语气里，我就知道他又喝高了。但身体疲惫，睡意昏沉，我挂掉了老熊的电话，只发微信简单回复他：“熊哥，有啥事明天再说。”第二天醒来，我才感觉昨晚对老熊有点不恭。能在深夜给你打电话的人，往往是真正把你放在心里的人。

过后遇见老熊，我正准备给他道歉，老熊大度地挥挥手，说：“没事儿，我知道你睡眠不好，今后夜里我再不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在这世间，把我的生日铭刻在内心深处的，当然是我的父母与亲人。父亲驾鹤远行以后，记得我生日的又少了一人。

去年，我的生日前夕，我与家人在一起吃饭，母亲抬头望望我，看她的小儿子两鬓已有星星点点的白发，不由感叹出声。想起38岁那年妻子为我拔的第一根白发，她把那根白发在我眼前晃了晃说：“少胡思乱想了啊，不然白发会更多的。”妻子知道我是个心事很重的人，情绪流动幽微的人。

与家人吃饭后，我准备再请几个老友一起吃顿饭。生日对自己来说，毕竟也算一年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在我的老家，堂伯还要为一棵柏树过生日，那棵柏立在山冈的柏树，如一片绿云浮动，每次回乡，它都在风中摇动枝叶跟我打招呼。那棵树是堂伯23岁那年春天栽下的，他把栽树那天当作树的生日。遇到树的生日，堂伯就会在树下摆放酒菜，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吃喝起来。有一年我正好赶上，看见堂伯张开双臂去拥抱了那铠甲一样的树身。堂伯87岁那年的夏天，这棵柏树下有了他小小的坟。一棵树也永远地接纳了堂伯。

去年生日那天晚上，我请上几个老友，还有两个从前的街坊，在城郊山上一家农庄相聚，他们频频举杯，祝我发财，祝我如意，祝我健康。夜色阑珊时分，大家散去，老熊留下来陪我。我和老熊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，石头冰凉的温度浸入体内，一股凉风吹来，突然感觉酒后清醒了。我和老熊沉默着，透过枝叶凝望着山下城中依稀的灯火，想起城里还有两盏亮着的灯，在静静等待我和老熊回家。

我和老熊从山上徒步回家，他一直送我到楼下。我回头，见老熊还在那里望着我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浮生】

明亮的夜晚

□高绪丽

小菜园里的芸豆老了。父亲走上前去拔掉所有芸豆架子，然后把那块土地重新翻整、起垄，撒下比米粒还要小许多的白菜种子。随着种子顶破土壳探出嫩绿小芽，夏天就真的过去了。

“当你的周围全都是人，你要试图调整心态、放缓脚步，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里一样，把自己渗透进人群里，而不是妄想试图用蛮力冲出人墙。”初夏，在西安，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年轻女导游分享她的这些经验之谈时，我非常震惊，但很快它的可行性也在人满为患的景区内得到很好的验证。这个夏天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像走进密不透风的大蒸笼，热得喘不过气来。“融进去”，只要能与暑热友好相处，我时时提醒自己，慢下来、不贪凉、多读书，心静自然凉。

妹妹带孩子从北京回来过暑假，父母的身边一下子热闹起来。父亲乐得载着他的外孙们去地里摘桃子，掰玉米，有时一天去两三回，回来时人人手里拿着蚂蚱，提着小桶，小桶里面有活蹦乱跳的小鱼。母亲也没闲着，她做的饭菜常被妹妹拍下来发到“我家”的群里。于是，母亲不在我身边的日子里，我开始照葫芦画瓢跟着母亲学做饭。

一日，妹妹在群里晒出一张凉拌马齿苋的照片。正为晚饭犯愁的我下班后特意去了趟小区附近的菜市场，恰看到市场入口处有个老太太在卖马齿苋。那些马齿苋是下午才从地里薅的，菜梗饱满，叶子水灵，我掏出手机付了钱。回家后我把马齿苋摘净焯水，拍蒜泥，拌时又加小红椒、滴白醋，最后装进白色瓷盘里。一同上桌的还有其他的菜，没想到最先光盘的是清凉爽口的拌马齿苋。

又一日，妹妹录了母亲包小包子的视频，不仅有母亲最拿手的麦穗褶，就连馅也是我爱吃的土豆肉丁馅。下班回到家，我模仿母亲做的流程，也给人包了一锅土豆肉丁包子。包子出锅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边吃边聊当天的新闻，咬一口包子，土豆本身的鲜配上肉的香，味道虽不及记忆里母亲做的美味，却也别样美好。

眼下正值黄瓜、茄子等夏菜逐渐退场而大白菜还没有出场的时候，初夏收获的土豆适时唱起主角。那日陪孩子在楼下玩，听到几位大姨闲聊，说是将土豆切片做汤非常鲜美。我听有些纳闷，长在地底下的土豆，能有多鲜？我回去后真就做了土豆片汤，一尝味道果真不一般。原来，土豆的鲜虽不及海物那般鲜入齿缝、鲜掉牙的鲜，但它的鲜属于保留食材原味基础上的一种浑然天成的鲜，一种来自泥土的质朴的鲜。就像土豆有土豆的鲜，茄子有茄子的鲜，刚摘下来的黄瓜又有它的鲜，唯待细品。正如李渔用文字记载

的：“论蔬食之美者，曰清，曰洁，曰芳馥，曰松脆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，能居肉食之上者，只在一字之鲜。此种供奉，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，得以有之。不论城市山林，凡宅旁有圃者，旋摘旋烹，亦能时有其乐。”

妹妹又在群里发视频了。晚饭后，她带孩子与爸妈一起到老房子的平台上乘凉。经过一个白天的曝晒，到了晚上，水泥打成的平台上面残留太阳的温度，舒服且惬意。夜越来越深，夜空下，不远处的屋顶与远处的青山渐渐融到一起，看不真切了。一家人悠闲地躺在平台上，睁开眼能看见无数颗星星好像大大小小的钻石镶在丝绒布上，外甥兴奋地用手指着夜空，问：“姥姥，那颗是牛郎星吗？”母亲小声跟他解释：那是金星，它最喜欢与月亮在一起。视频里母亲的声音轻柔，一如当年我们小的时候，一起躺在平台上乘凉，那时，母亲的声音也是这般轻柔，让人迷恋。

明亮的月亮越爬越高，皎洁的月光给平台上、院子里洒下薄薄一层银光，孩子们都睡着了，周围安静极了，隔着屏幕可以清晰听到旁边菜园里的虫鸣声“叽叽吱吱”，时间好像一下子静止下来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窗外的花坛里也适时响起此起彼伏的“叽叽吱吱”，好似一场蓄谋已久的音乐会，而我正坐在观众席上与音乐心灵融汇。它们的声音如天籁，时而悠远，时而耳畔轻绕，如吃如歌，如泣如诉，轻轻拨动我的心弦，令我一时竟有些恍惚，分不清这声音哪些来自城里的窗外，哪些来自老房子旁边的菜园。我似乎看到那些小虫们，它们把身体躲在草叶后面，藏在黑暗里，它们挺起浑圆的肚子唱起动人的歌，它们的歌声空灵飘渺，似乎在用歌声告诉我们，它们是被季节眷顾的宠儿，它们的生命中没有愁苦的阴云，没有萧索的冬日，它们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远古的呼唤。对它们来说，每天都是节日。

有人说，“人这一生，一定要见识世俗生活之外的生活，那些易于流逝又难以忘怀的极致之美，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珍宝，支撑着我们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。”我常想，什么才是极致之美？是彩虹易散琉璃碎，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是灶台前掀开锅盖后，母亲端上来的那碗热气腾腾的汤菜，是孩子喊出的第一声“妈妈”，还是儿时从梦中醒来看到窗外院子里铺满银光的那个明亮夜晚，以及门前第一朵花盛开时的娇羞模样？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点滴，但它们被回忆筛选出来交织到一起，就成了我人生中的一束光，默默照亮每个白天与黑夜，让我与生活不再拧巴，给我拥抱，给我温暖。

就像今夜，一轮明月不仅照亮故乡，照进儿时的梦里，也照到了我的窗外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读心】

轮椅吵醒的爱

□陈卫华

她的左右肾上腺各长了一个嗜铬细胞瘤，医生说最好切除。右侧手术第四天即出院，省城大医院床位紧张。半年前，左侧手术第三天出院，刀疤长了三个多月才愈合。

他说她抵抗力太差，这次出院第三天就去诊所输液。那天午饭刚吃完，他就出门了，过了两三小时才回来。敞开的门外，停着一辆轮椅！

“你去借轮椅啦？”她惊喜道。昨天还担忧坐电瓶车去会不会牵扯刀疤，他猜到她的心思了。多年的夫妻，他们总能心有灵犀。“跟小区物业借的，我看这轮椅得有100岁了，又旧又坏，不过我还是修好了！”他的玩笑里透着满满的成就感。

“真不简单！”她由衷地赞道。这些年来，家里每有东西坏了，他修的时候手上总会挂彩。灵气都用在教学方面了，修东西总是笨手笨脚，没想到这次竟整了个“大工程”。毫不意外，他手上又被划了道血口子。她让他赶紧包扎一下，他说，没事，先送你去输液。

他把她扶到轮椅上坐下，拉开两个脚踏，把她的脚搬上去，正准备出发，左脚踏又侧翻了，他蹲下，把脚踏扳平，把她的脚再搬上去，这回稳了。轮椅摇摇晃晃，很“软”，随时要罢工似的，真是老态龙钟的家伙。她还是第一次坐轮椅。

他推着轮椅，她听他聊天，“修个轮椅真不容易，你猜我在哪儿找到铁丝的？在小区里找了一圈，一直找到最南边围墙那儿，有把坏扫帚，从扫帚上拆下的铁丝……”

出了小区，寒风一阵阵扑来，幸亏出门前他把她裹得像粽子。风虽大，她裹在围巾里的脸仍汗涔涔的，心里也暖洋洋的。

脚步匆忙，生活粗糙，他们夫妻二人有多久没好好聊天了？刚结婚那会儿，年轻气盛，虽吵吵闹闹，却是无话不谈，到哪儿都形影不离。年岁渐长后，再不会为一点小事就吵，却不知啥时话也渐渐少了。她任部门经理，上班早出晚归。他长年担任高中班主任，也是日夜忙碌。彼时，睡前尚能聊聊工作、老人、孩子。

退休后，他到省城陪伴孩子，她退休后返聘，仍在老家上班，这几年总是聚少离多，更没什么时间聊天了。家里有事，自己生病，父母养老，她都自己扛着。这些年，她似乎套上了铠甲，成了超人，坚强到什么事都能搞定。这些年，她太累了，也许太需要休息了，病魔乘虚而入……

所幸这次术后，她又当了回小女人。他每日端早茶、买菜、煲汤，为她清理伤口、换纱布，每日推着老轮椅，跟她聊天，陪她走在康复之路上。

这些天，她忽然醒悟过来，他们之间流失的是多巴胺、荷尔蒙，那糙得在搓衣板上似乎也搓不疼的快感，并未走远，而是在生活的某个拐角处，忽然变柔软了，回来了……

那辆看着有100岁的老轮椅，唱着“咿咿呀呀”的歌谣，吵醒了他和她睡着的爱情。

(本文作者为南京市作协会员)